
民國叢書

第二編

· 52 ·

語言·文字類

國語運動史綱

中國語文的新生

黎錦熙著

倪海曙編

上海書店

倪海曙編

中國語文的新生

——拉丁化中國字運動二十年論文集

目 錄

第一編 「第三次文學革命」和「羅馬字新中國文」……7—55

- 論文學革命（瞿秋白）（節錄）…………… 9
- 鬼門關以外的戰爭（瞿秋白）……………10
- 羅馬字的新中國文還是國語字新中國文（瞿秋白）……………29
- 普通中國話的字眼的研究（瞿秋白）…………… 48
- 中國新文字十三原則（第一次中國新文字代表大會決議）……………54

第二編 世界語者介紹和討論拉丁化中國字 …… 57—77

- 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蕭愛梅著、焦風譯）……………（缺）
- 中國語書法拉丁化問題（焦風）……………59
- 蘇聯各民族文字拉丁化與漢字書法拉丁化（Usojev 著，樹林譯）……………60
- 中國語書法拉丁化方案之介紹（應人）……………63
- 我對於拉丁化的意見（曾獨醒）……………69
- 中國語拉丁化運動之本質與意義（焦風）……………72
- 讀了「我對於拉丁化的意見」之後（應人）……………74

第三編 從大眾語的討論到拉丁化的提倡 …… 79—124

- 大眾語・土話・拉丁化（葉韻士）……………81
- 由反對文言文到建設大眾語（高崑）……………83
- 大眾語運動的幾個問題（開心）……………84
- 一個拉丁化論者對於漢字拜物主義者的駁斥（葉韻士）……………90
- 關於白話文與文言文的論爭的意見（黃賓）……………96
- 答曹聚仁先生論大眾語（魯迅）…………… 101
- 門外文談（魯迅）…………… 103

漢字和拉丁化(魯迅).....	114
中國語文的新生(魯迅).....	115
關於新文字(魯迅).....	116
關於新文字(茅盾).....	117
請大家學習新文字(郭沫若)(節錄).....	118
方音拉丁化之切要(郭沫若)(節錄).....	118
病中答救亡情報訪員(魯迅).....	119
爲了建築嶄新的文化(周鍾入).....	119
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蔡元培等六百八十八人).....	120

第四編 拉丁化和國語羅馬字的論爭和兩種方案

合流的討論 125—195

論新文字(魯迅).....	127
蘇俄的「中國字拉丁化」與國定的「國語羅馬字」之比較(黎錦熙).....	128
政治呢?技術呢?(聶紺弩).....	132
四聲論(聶紺弩).....	135
統一呢?一統呢?(聶紺弩).....	(缺)
國語呢?中新呢?(聶紺弩).....	(缺)
語文運動者團結起來(拓牧).....	140
攜手一同走上拼音文字的大路(周辨明).....	141
拉丁化新文字的缺點(王玉川).....	143
關於「拉丁化新文字的缺點」(潘占千).....	155
到攜手之路(王玉川).....	163
論「攜手」答王玉川先生(潘占千).....	170
從顯明差異去追求統一(焦風).....	171
希望大家放棄成見(李應).....	173
國語羅馬字的缺點(鄭君實).....	176
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之合流(高毓漣).....	181
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D. T. M.).....	187

第五編 推行初期各種拼音文字問題的討論 197--239

起草各地土語拉丁化字母應顧到的條件(焦鳳).....	199
關於各異拉丁化和方音字母的制定(拓執).....	200
中國文字拼音化與中國統一語(應人).....	202
識字運動的先決問題(何從).....	203
隨便記起新文字的幾個嚴重問題(何從).....	207
有壽文談(胡愈之).....	210
四聲是不是天然的存在(聶紺弩).....	214
四聲問題雜談(耳耶).....	217
把古書怎麼辦呢(聶紺弩).....	220
通俗文運動和拉丁化運動(平心).....	228
通俗化和新文字(姚居華).....	229
新的文字和文學結合的第一步(焦鳳).....	234
從笑話說起(任琦).....	236
請不要再新文字寫作吧(胡繩).....	238

第六編 抗日戰爭時期的拼音文字論..... 311 318

中國語文的演進和新文字(陳望道).....	243
中國拼音文字的演進(陳望道).....	248
對於拉丁化中國字的意見(陳鶴琴).....	252
論拉丁化中國字(陳鶴琴).....	(缺)
拉丁化中國字運動新綱領草案.....	253
抗戰建國之第一問題(張一塵).....	257
敬告青年(張一塵).....	259
今日新文字運動所應取的路向(郭沫若).....	260
對於新文字的意見(郭沫若).....	263
對於新文字的意見(蔡元培).....	264
中國文字底命運(許地山).....	264
拼音字和象形字的比較(許地山).....	268
論中國文字問題(許地山)(節錄).....	271
中國文字底將來(許地山)(未完稿).....	273
我對於新文字的意見(馬鑑).....	276
拉丁化與現階段的中國(陳君葆).....	(缺)

試從史底方面考察新文字(建明).....	278
論中國文字改革(吳玉章)(節錄).....	281
陝甘寧邊區新文字學會組織緣起(附：陝甘寧邊區新文字協會 成立大會報告).....	283
中國的文字變了(寧姆·威爾斯)(節錄).....	288
讀新文字(柳亞子).....	289
我對於拉丁化新文字的關係和以後的希望(柳亞子).....	290
報紙與拼音文字(薩空了)(節錄).....	291
漢字和拼音字的比較(呂叔湘).....	293
民主與語文改革(曹伯韓).....	315

第七編 抗日戰爭時期的拼音文字問題研究和

實際工作的討論..... 319

中國字拉丁化與國語的統一(焦風).....	321
從「詞兒連寫」說到語文深入研究(張華).....	322
語和語團論略(張華).....	326
六書與六法(張華).....	(缺)
北音拉丁化方案對讀小記及補記(齊明).....	(缺)
上海話當中的「頭」字(王弦).....	330
名詞化形容詞的語尾(斯平).....	334
全尾形容詞與截尾形容詞(Angz).....	336
統一語完成前的北方話新文字和字形問題(剛君).....	337
談談「字形問題」(上行).....	342
北方話新文字字形問題雜感(Zo Siu).....	346
再談字形問題(剛君).....	352
什麼是同音字問題和怎樣解決它(上行).....	356
中國語文的整理和發展(林迭肯).....	362
詞兒連寫的標準(林迭肯).....	374
人名地名的拉丁化(Zo Siu).....	334
間接的新文字運動(Angz).....	356
怎樣組織新文字講習班(化新).....	388
拉丁化運動的組織問題(韓之).....	391

怎樣做一個拉丁化宣傳員(土心).....	392
理想中的拉丁化書店(上行).....	394
怎樣開展新文字的實際工作(吳玉章).....	396

第八編 抗日戰爭勝利後三年中的拼音文字論..... 99--468

為什麼要用拼音字(周建人).....	401
談拼音字(周建人).....	403
談拼音字的急須提倡(周建人).....	404
關於掃余文盲(郭紹虞).....	407
維持乎?改造乎?(郭紹虞)(節錄).....	409
中國文字也應該提決民主化(齊滄田).....	410
民主政治與拼音文字(耘舜).....	413
另開一條文字的出路(周辨明)(節錄).....	415
書同文(周辨明).....	415
橋(應昌期)(節錄).....	416
萬斤重的小毛雞(俞敏)(節錄).....	417
談中國語文改革(陸志韋).....	423
怎樣解決中國的文盲問題(Francis Corts).....	426
論中國拼音文字運動(Francis Corts).....	427
我們需要中國語書法簡單化(李綠門).....	428
從頭再說新文字(馮裕芳).....	431
現階段的新文字運動(陳君英).....	434
舊文字和新文字(胡仲持).....	436
新聞記者對於新文字的想法(劉思慕).....	439
對於新文字的意見(千家駒).....	440
對於新文字的意見(朱學範).....	440
對於新文字的意見(狄超白).....	441
文字革命的問題(施明之).....	441
表意字與中國語的特性(施明之).....	444
給中國拉丁化工作者們(Clinton H. Mesley).....	455
答覆美國 John de Francis 君關於中國文字改革的問題(倪海曙).....	456
拉丁化中國字理論綱要(倪海曙).....	461

漢景（倪海曙）	466
第九編 抗日戰爭勝利後三年中的拼音文字問題研究	469— 517
拼音文字的字母問題（Angz）	471
結束符號，建立文字（倪海曙）	475
「北方官常用漢字同音語調查」說明（倪海曙）（附錄）	480
名詞首母大寫的效果（兩筆）	483
名詞首母大寫以後（Nitu）	484
關於名詞首母大寫（Padma）	487
上海與平津之間的拼音文字通信討論（容異）	488
關於新文字的幾點意見（曹伯韓）	495
ㄐ和ㄒ是同音麼？（Eltunko）	497
中國人的名字（倪海曙）	499
談談詞兒連寫和字典編輯問題（程允）	501
廣州語文改革問題的再提出（于逢）	503
廣州話複音辭的分合省略作用（任以奇）	508
國際語和語文統一問題（上官公僕）	511
外來語在拼音文字中（上官公僕）	514
怎樣擴大新文字運動（曹伯韓）	515
附錄一 一九四六年徵求各界對於中國文字拼音化的意見	519
附錄二 拉丁化中國字出版物調查（1935—1948）	526
編後記	569
作者索引	571

第 一 編

「第三次的文學革命」和

「羅馬字新中國文」

(1929-1932)

論中國文學革命

瞿秋白

這次中國的文學革命，差不多等於白革，讀者諸君記住：我所說的是「差不多」，並不是說完全白革。中國的文學革命，產了一個怪胎——像馬和驢子交媾，生出一匹驢子一樣，命裏註定是要絕種的了。

怎麼中國文學革命所產生的新文學是一匹驢子，是古代中國文的返老還童呢？讀者諸君不要心慌，等在下慢慢的一段一段的說出來。

中國文學革命運動所生出來的「新文學」，為什麼是一隻驢子呢？因為他是『非驢非馬』：——既然不是對於舊文學宣戰，又已經不敢對於舊文學講和；既然不是完全講「人話」，又已經不會真正講「鬼話」，既然創造不出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又已經不能夠運用漢字的「舊中國文」。這叫做「不戰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驢非馬」的驢子文學。這是什麼原因呢？

原因嗎？除出中國社會實際生活裏面的許多原因之外，還有一個「次要的」原因，就是「文學革命黨」自己的機會主義。

第一、請君當初蔡元培、胡適之、陳獨秀等發動文學革命時候的態度。——林琴南反對當時「北京大學」的提倡『廢孔孟，滅倫常』和『盡廢古文，行用土語爲文學』，而蔡元培答覆他的口氣是怎樣的呢？他說：難道「北大」教員曾經用『廢孔孟，創倫常』教授學生子嗎？難道他們主張『廢孔孟，創倫常』嗎？難道「北大」廢除古文，專用白話嗎？難道白話不能夠同樣傳達古書裏面的道理嗎？難道白話文學就等於「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嗎？！這五個「難道」把蔡元培等等的妥協態度——可憐的神氣表現得『活龍活現』。這種神氣，簡直是在「古文政府」的審判廳上受審問，挨着『非刑敲打』而哭哭啼啼的書獃了。這是說：我們並不要革命，只要改良，並不要『創倫常，滅孔孟』，只要用白話來傳達古書裏面的道理。這樣，「新文學」一開始就表示不敢推翻舊文學的「政廳」，而只要求「立憲」。四書五經一直到上海小調、京津大鼓裏面的舊文藝的精神（「孔孟倫常，忠孝節義」等等）應當繼續維持着統治的地位，只要「御賜」了幾分自由給易卜生、托爾斯泰、魯迅、周作人就夠了！

第二、對於廢除古文專用白話的問題，蔡元培、胡適之等也是這種態度。他們只要

求在文官的統治之下，給白話一個位置，並不敢夢想『專用白話』的。直到一九二九年，劉大白方出來主張完全用白話。然而連他都主張『中國要不要改用拼音文字，還是一個問題』，而且認為要用『標準統一的人話（現代話）的文辭，來做統一文化、同化異族的工具』。這仍舊是投降鬼話（古文）所用的漢字。其實，漢字存在一天，真正的「人話文」——現代中國文（就是完全用白話的中國文字）就一天不能够徹底的建立起來。

第三、只有趙元任等極少數的人，明白這層道理。然而他所領導着而製造出來的「國語羅馬字」，仍舊不敢脫離漢字「語調」（四聲）的束縛，因此，仍舊創造不出真正適合現代普通話的文字。他這種「國語羅馬字」（就是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大學院公布的），就成了『古今合璧』的北京官話的拼音方法。而且國民政府的布告說：這『可作為國音字母第二式』。這是第二式，那麼，什麼是「第一式」呢？當然是那種不中不外、不東不西的注音字母。這種注音字母，現在已經改名叫做注音母號。這意思是只要用他來做一種符號，注明漢字的讀音。這樣，漢字的不廢除，是沒有疑問的了！

文學革命本來首先是要用文學上的新主義推翻舊主義，用新的藝術推翻舊的藝術。但是，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要實行這種「文藝革命」，就不能够不實行所謂「文腔革命」——就是用現代人說話的腔調，來推翻古代鬼說話的腔調，專用白話寫文章，不用文言寫文章。而且，要徹底的用「人腔」白話來代替「鬼腔」文言，還必須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就是實行「文字革命」。這在所謂『五千年持續不斷的』古文化國，是多麼嚴重艱苦的革命鬥爭。而「文學革命黨」，却用那麼妥協的機會主義策略來對付！自然，文學革命弄到現在，還是非驢非馬的騾子文學了！

——「學閥萬歲」中的一節

鬼門關以外的戰爭

瞿秋白

一

二十世紀的中國裏面，要實行文藝革命，就不能够不實行所謂「文腔革命」——就是用現代人說話的腔調，來推翻古代鬼「說話」的腔調，不用文言做文章，專用白話做文章。但是，從五四到現在，這種文腔革命的成績，還只能夠說是「鬼門關以外的戰

俗」，爲什麼？因爲鬼話（文言）還佔着統治的地位，白話文不過在所謂「新文學」裏面流行罷了。咱們好好的「人的世界」，沒有一大半被鬼話佔據着，鬼話還沒有被驅逐到鬼門關裏面去！

固然，中國的文學革命，已經有了相當的局面。這種局面是：十年二十年以前只有「詩古文詞」算得文藝，現在呢，「詩古文詞」逐漸的跟着樊榭山、袁寒雲等等死下去，而新式的小說詩歌戲劇却一天天的被承認爲文藝了。可是，我們必須極嚴重的注意一個問題就是文藝裏面所用的文藝，不應當離開一般社會日常所用的說話腔調，而成爲單獨的、簡直是別一個國家的文藝似的東西。現在的情形，却正是這樣。記得當初五四運動的時候，胡適之有兩個口號，叫做「國語的文學和文學的國語」。現在檢看一下十二年來文學革命的成績，可以說這兩個口號離着實現的程度還很遠呢，現在的新文學，還說不上是「國語」的文學，現在的「國語」，也還說不上是文學的「國語」^①。現在沒有國語的文學！而只有種種式式半人話半鬼話的文學，——既不是人話，又不是鬼話的文學。亦沒有文學的國語！而只有種種式式文言白話混合的不成語的文藝。

這裏，我們必須研究文學革命的意義：文學革命的任務，決不止於創造出一些新式的詩歌、小說和戲劇，他應當替中國建立現代的普通話的文藝。現代的普通話，是藉着社會生活的劇烈變動而正在產生出來；文學的責任，就在於把握這新的言語，加以整理訓練，而組織成功適合於一般社會的新生活的文藝。這樣，方才能夠有所謂「文學的國語」；亦只有這樣辦法，才能建立和產生所謂「國語的文學」。

二

中國社會生活的劇烈的變動——「尤其是在最近三十年來的變動」，這是現在人人都應當認識的事情。除出那些將要進棺材的「遺老」之外，大概沒有人否認這件事的了。這種劇烈的變動是什麼呢？就是宗法的封建式的社會關係崩潰的過程和一種新的社會關係

① 所謂「國語」，我只承認是「中國的普通話」的意思。這個國語的名稱本來是不通的。西歐的所謂National language，本來的意思只是全國的或者本民族的言語，這是一方面和「方言」對待着說，別方面和外國言語對待着說明的。至於由許多民族組成的國家裏面，往往強迫指定統治民族的語言爲「國語」，去同化異族，禁止別族民於使用自己的言語，這種情形之下的所謂「國語」，簡直是壓迫弱小民族的工具，外國文裏面的National language，古時候也包含着這種意思，正可以譯做「國定的言語」。這樣，「國語」一個字眼竟包含着三種不同的意義：「全國的普通話」、「本國的（本民族的）言語」和「國定的言語」，所以這名詞是很不通的。我們此地借用胡適之的舊口號，只認定第一種解釋的意思——就是「全國的普通話」的意思。（自然這第一種解釋是和第二種解釋——就是「本國的言語」——可以同聲並用的）。至於第三種解釋——那是我們所應當排斥的。

在殖民地式的畸形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之下的「難產」過程。當然，這兩種過程只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並不是互相沒有關係的兩件事。這兩種過程之間的關係，正表現於「資本主義的畸形發展」。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在此地詳細的講。這裏講的是這種社會的鉅大變動產生「新的文學」和「新的言語」的需要。宗法封建的社會關係的崩潰，使中國的文言文學和文言的本身陷落到無可挽回的死滅的道路上去。同時，資本主義式的社會關係產生了新的階段，不論他們這些階級之間發展着怎樣的鬥爭，以及這種鬥爭怎樣反映到文藝上來，他們却共同需要白話文學和所謂「白話」的「新的言語」的完全形成。

現在，我們來說一說：（一）籠統的「新的文學」的產生過程，（二）籠統的「新的言語」的產生過程，（三）現代普通話的建設。

首先要說明的是：我們這裏所說的「新的文學」是廣義的，和狹義的單指新式白話的「新文學」，有範圍上的不同。「新的文學」包括現在的一切詩歌、小曲、小說、演義、京戲、文明戲、對話戲，以至最新的新式歌舞戲。這裏面當然也包含着新式白話的新文學。新和舊，本來是比較的形容詞：十年前認為是新的，十年後也許是很舊的東西了。譬如說：章回體的小說，在現在的文藝上是所謂舊小說了，可是，這種東西可以認為是文學，這却是一件「新的事情」。而且這件新的事情反映着極重大的社會變動。因此，我們說到中國的「新的文學」產生的過程，就不能夠不追溯到這件三十年前的舊新的事情，因為這裏伏着文藝革命的種子。

原來文學革命的發動，首先只限於文藝的內容，並不一定注意到文體的改革。可是，社會關係的鉅大變動，使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社會生活、學術生活跟政治生活，都發生很厲害的變更，以至於舊的文體不能夠應付了，然後，才從最初一點一滴的，使文體上的改變，（這種改變還不過是適應文藝的新內容的需要而發生的），進一步而走到整個文體的改變。這個文體的整個改變，有極深刻的社會意義。這個意義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在於使用那種「新的」文體的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抬高了，他們在社會上成為一種不能忽視的力量了。

要說明這種過程，自然要舉出重大的歷史事實。

最初是梁啟超大膽的出來說：「小說是文學之最上乘」，他甚至於極誇張的說：「今日欲改良羣治，必自小說革命始……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為什麼「忽然」小說變成了「文學之最上乘」呢？這在三十年前簡直是大逆不道的「邪說」！以前只有古文、詩、詞可以算做文學，小說等類的東西只是給「下等人」消遣的，算不得文學。但是，因為到了「戊戌政變」的前後，這些能夠讀小說的「下等人」

已經不大安份了，他們已經逐漸的成為社會上的重要人物，他們已經是一種力量。——開明專制主義的貴族維新黨，也企圖經過小說來組織這些「下等人」的情緒，宣傳維新主義。自然，如果古文和詩詞能夠達到這種目的，如果，就算進一步，新式的——梁啟超式的文言的論文以至於小說，可以達到這種目的，那麼，也不必一定要小說，更不必一定要白話。對於他們，維新主義的貴族，當然是古董越保存得多越好。可是，他們的希望是枉然的。梁啟超當初辦的「新小說」雜誌，是宣傳保皇黨的維新主義的；就是林紆翻譯西洋小說也常常喜歡做些序，順便宣傳些『老新黨的愛國思想』。他們只想把文藝的題材和內容改變些，維新些，至於文體，那麼，古文的也好，新式文言的也好，舊式白話的也好——這是不關重要的事情！結果，許多「下等人」還是大半看不懂的，——凡是用古文的，那是簡直完完全全的看不懂。這是文盲破產的第一步。於是想把「流惠下民」的老民黨之中，也就有些人發見這種情形。自然那！老民黨就算是貴族士大夫出身，意識上却多份是代表「富族」的了，不，說錯了，是代表「民族」的。『民族』在當時還處於「被壓迫」的地位——而且做着下等人的領袖呢。「下等人」怎樣能夠來當民族革命的苦力呢？至少，要他們懂得宣傳他們的文字。因此，有人想到古文的用處比較的少，舊式演義小說的白話要更加合式些。吳稚暉先生自己說的：『晚上讀曹植與楊修書，他說——「……吾雖德薄，位在解縣，而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就想抄了那半句子的文史，還是學劍。到明年，回到家鄉，在小書攤上得到一部「豈有此理」，他開頭便說——「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忽然大澈大悟，決計薄文人而不為一偶涉筆，即以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之精神行之』（吳稚暉：『我們所謂關於章先生者』——一九二六年，『現代評論』）。這樣，老民黨之中，有人為着自己『位在解縣』，有『流惠下民』而『建永世之業』的志氣，就主張放屁文學。其實，維新黨的「新小說」裏面，同樣也有和吳稚暉先生的『上下古今談』一樣的舊式白話小說，並且還留下近代中國文學的真正典籍（Classics），例如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但是，所有這些白話小說，在最初的主要意義，都只在於借此宣傳維新或排滿，反對官僚或者鼓吹愛國，傳佈其他種種當時所認為新的「新思想」。換句話說，就是主要意義，至多只

① 林紆翻譯的西洋小說，無論他的古文多麼高妙，始終只是翻譯西洋文藝，假借中國民衆。他一人所翻譯的東西，有些正是文藝復興之後最有力量之文學作品——幫助歐洲各國現代語的形成，使文學從中世紀拉丁文的鎖鏈之下解放出來，普及到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家和工人），而不再受貴族僧侶的獨佔。林紆，却把這些文學作品重新逮捕，而關鎖在中國古文的監獄裏面，就是使這些文學作品和中國的「下等人」隔絕關係。這是他侮弄中國民衆。他的譯文即使真正能够達意，也一定要讀五年十年古文，才能懂得！

② 因為「民族」就是紳商，而下等人是不能够代表咱們大中華民族的。

是『小說應當認爲是文學』。甚至於認爲只要宣傳的是『新思想』就可以算『小說革命』——文學革命。因此，主要的意義，並不一定在於用白話做小說。因爲這樣，林紓用古文做小說（『京華夢血錄』），梁啟超等用新式文言做筆記或者小說，都認爲是『新思想的文學革命了』，都算是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學』了。正因爲這樣，當時的老新黨和老民黨，甚至於連認定『小說爲文學之最上乘』的立場，也保持不住。甚至於『南社』文人、章太炎、廖平、陳去病、柳詒等等的『詩古文詞』——鼓吹排滿的『國粹學報』等等，都想算做『新的文學』。

這樣，我已經可以知道：中國『新的文學』產生過程的第一階段——『第一次的文學革命』，也和辛亥革命一樣，是流產了。

第一，林紓的古文小說，『南社』文人的詩古文詞、駢文、魏晉齊梁體的文章，——在文腔改革的意義上說，根本不能算得『新的文學』，在這種文體內容上說，也够不上『新的文學』的資格。這舊文體裏面裝進新的維新思想的企圖，是完全失敗了，這不但因爲舊的文體不能夠充分表現新的思想、新的情緒、新的生活，而且因爲根本不能夠普及到『識字的下等人』的讀者社會。因此，這種所謂文學，只能夠有極短的壽命：辛亥革命之後，『民權日報』有『民權素』，『申報』有『自由談』，『新聞報』有『快活林』等等——這些『報屁股』發現，是所謂『禮拜六』的老祖宗。這些報屁股的新派文學家，雖然還用古代文言企圖表現『新的文學』，表現反對帝制，改良禮教，談談公德、愛國等的所謂新思想（例如『玉堂魂』——四六體的小說，表現寡婦戀愛『發乎情止乎禮義』之類的東西），可是，不久，這種文腔就漸滅下去。代替他的是用現代文言做的筆記小說、黑幕小說。這種所謂現代文言，就是不遵守格律義法的變相古文，而且逐漸增加梁啟超式的文體，一直變到完成不像古文的文言。從古代文言的小說，變到現代文言的小說——這種變更是禮拜六派內部的變更，這種變更沒有經過甚麼鬥爭，甚麼爭辯，甚麼反對或者提倡，這是自然而然的變更。到現在，市場上已經看不見一部新出的古文小說，而現代文言的筆記、小說、黑幕變態等等，却還可以看見一些。爲什麼這個變更這樣平凡呢？很簡單的：這是市場上商品流通的公律，沒有人要的貨色，『自然而然』的消滅，不見，退出市場。

總之，古代文言和現代文言的小說，不但決不是國語的文學，而且也建設不成功國語的『新的文學』。

第二，吳稚暉等最早的主張白話，雖然他們自己是『偶一爲之』，他們決沒有主張廢除文言，然而這種舊式白話小說，却的確創造了『新的文學』。我們只要想：當前的文言小說之中有那一部著作够得上流傳到現在呢？一部也沒有！即使像蘇曼殊的作品，比較的可以說有些價值，也決不是『新的文學』。這些東西如果是好的，也決不能

代替「史記」「漢書」蘇軾蘇軾「唐人說薈」等的文言文學；如果是壞的，早已到了字紙籠裏，早已從字紙籠裏跑到垃圾堆……但是，二三十年前新出的白話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官場現形記」，「老殘遊歷記」……等等的東西，他們繼承「紅樓」「水滸」，而成為近代中國文學的典籍；就是壞一點的，例如「九尾龜」，「廣陵潮」，「留東外史」之類的東西，也不全還佔領着市場，甚至於要「徒略」新式白話小說的勢力範圍：例如今年出版的張恨水的「啼笑因緣」居然在「新式學生」之中有相當的銷路。他們的確代替了三四十年前「史記」「漢書」……「唐人說薈」的地位。在這種意義上，這類東西可以說是「新的文學」，「新的文學」從文言轉變到舊式白話，却經過了一些鬥爭，但是，這仍舊是廣義的禮拜六派内部的轉變，而所謂鬥爭，也是五四時代新青年派反對他們禮拜六派的鬥爭。禮拜六派在五四之後，雖然在思想上沒有投降新青年派，他們也決不會投降，可是在文藝上却投降了。禮拜六派的小說，從那個時候起，就一天天的文言的少，白話的多了。可是，這亦只是市場的公律罷了。並不是他們贊成廢除文言的原則上的主張，而是他們受着市場的支配：白話小說的銷路一天天的好起來，文言的一天天的壞下去。再則，在文藝內容上講，舊式白話小說，至少是好的作品，例如「官場現形記」等等，在當初，的確能够更充分也表現當時的所謂新思想：排滿，反對官僚，反對帝制，改良禮教……這更使他們成就一種那個時候所承認的「新的文學」。但是，這種舊式白話是不是國語呢？——是不是現代的普通話呢？不是，他只是近代中國文，並不是現代中國文。關於這個問題，以下還要詳細說。現在先結束一下。

舊式白話小說，建立了相當意義之中的「新的文學」，但是並非國語的文學。

這樣，第一次的文學革命，始終只能算是流產了。舊式白話小說，（以及文明戲等類一切「維新代時」的出產品），正和辛亥革命一樣，即使這種東西始終形成了某種意義上是「新的文學」，那麼，這也只是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之下，方才有這樣的成就的。何況，等到舊式白話文學差不多完全奪取了以前新舊「文言文學」的地位的時候，這種舊式白話小說——二三十年前比較起「詩古文詞」來可以算「新的文學」，現在，却已經成了舊文學的代表了，——已經成了文學革命的對象了。

三

現在，我們要說到第二次的文學革命——中國「新的文學」產生過程的第二階段。第一次的文學革命，根本算不得革命。（一）對於文藝，那時並沒有主張根本改革，——白話小說的產生最初是「自然而然」的，至多，也只是吳稚暉的放屁主義，後來，這又是受着五四運動第二次文學革命的推動才發展的。這種發展，顯然已經不是「革